

為政善報事類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五

括蒼友竹葉 留景良 編

後學陳相良弼 註

二郎必做

宋王佑大名華人也太祖朝知制誥會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於上上遣佑往使魏州以便宜付之
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已爲相及還朝以百口
保彥卿無異意謂上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
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上怒貶萊州安置佑赴

貶親舊送者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佑笑曰吾雖
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佑素知其
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果
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言行錄

六班免死

宋

高瓊

亳州亳城人也

事太宗爲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

原太宗引兵自幽州還聞敵兵盛至留瓊作樂

音於

營遲明瓊度車駕行遠潰圍轉戰至行在所而六班

卒不至太宗怒欲盡誅之瓊曰陛下晨夕兼行令不

早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前下太原有
功未賞盡誅之可乎帝怒遂釋瓊後累遷殿前都指
揮使景德元年從幸澶淵澶視然切在
坳卽縣南有功授檢校
太保忠武軍節度使壽七十有一曾孫女是爲宣仁
聖烈皇后人以爲陰德之報歟言行錄

熟審兩訟

宋 韓魏公琦鎮大名魏之訟牒最多事無巨細公
皆親決雖有病亦許通報決之卧内或以任勞過當
勸公分委僚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

或與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身歿之後今爲紫府

真人

感應篇

延壽一紀

宋 王縉宣和間爲兩浙憲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
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神人雲冠絳服立於簷前
遙呼其名語之曰緣汝所斷事皆合情法上帝嘉汝
已爲延壽一紀加官至三品汝之二孫亦皆當作監
思更宜自勉語訖忽不見後果如神人所云

明倫集

愛民緩役

宋

呂夷簡

字坦夫萊州人也

祥符中提點江南刑獄時營

繕宮館材用所取東南騷動斬柴木者或碎首洞胷
官嚴期會以希上意死者以亡命捕係妻子公抗疏
條白卒緩其役調夫挽送材木盛冬河涸暴露岸次
請一切罷遣上悅從之由是知其有愛民憂國心以
至大用後子公綽公弼公儒皆登顯仕公著爲丞相
公著子希哲希績希純尤顯名當世

言行錄

置姬不淫

宋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詠

知益州單騎之官官屬憚其嚴無敢蓄婢妾者詠不
欲絕人情自置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其屬相有置姬
侍矣詠在蜀四年及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
處女也父母拜謝而去詠素無聲色之奉其不欺暗
室如此名在僊籍爲紫府真人所禮敬不亦宜乎

錄

轉禍爲福

宋 黃琮宣和初爲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
市肉四兩奉母爲人方嚴時方興道藏郡守黃裳命

十二縣各持一疏獻之於民縣各數萬琮獨不應命
既聞他縣皆辦乃自詣郡以已俸四月代民輸之囊
雖不平莫敢詰有內臣廉訪使者數音干以私皆拒
不答會奏事京師每一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誡之
嘗入見上問汝在閩時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
錯謬失對惟憶琮姓名極口稱之上喜即有旨改京
官使者既出方大媿悔乃知善人之報轉禍爲福如
此

夷堅志

讞疑別尋

宋 張逸知益州日華陰縣鄉長殺人誣道傍者縣吏愛財獄具乃令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逸後凡四守益州子岫嶺亦有顯名於世嶺之孫即端明殿學士澄也

影響錄

聽訟必詳

馮文顯自爲口官至監司郡守所至聽訟詳明吏畏民愛守鄜州日有盜羊殺人者獄具將就刑文顯初至郡疑其不實乃易獄吏訊之始云我實非盜偶見

牧羊兒死仆地馳告里長故執我指羊群中一羊以爲我所盜者我既無以自辯敢不伏罪文顯知其非辜令釋去不數日旁縣獲盜羊殺人者抵罪人皆服其明斷後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始平郡開國公壽七十一

墓誌

檢屍以實

陳洎爲開封府功曹章獻臨朝族人杖死一卒洎當檢屍時中使絡繹吏懼欲以病聞洎正色曰彼實冤死奈何懼罪驗不以實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

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曰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
亟馳入奏雖大忤旨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及罪自
此顯名不數年歷官臺府終於三司副使其孫傳道
履常皆以詞章爲時聞人陰德之報也

晁無咎文

私賂不受

劉初

袁州臨江人也

爲連江尉民有爭田者不決郡以屬初

初得其奸立爲剖曲直人謂爲神及去官得直言者
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爲長者壽發
視之金也初笑謝曰君事本有非私君也敢以公事

受私賂乎却不受初二子敞舉進士甲科敞亦同年擢第敞之子奉世仕元祐至兩府時人謂之三劉感應篇

善佑可必

宋·張慶為右軍巡院司獄嘗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囚具必親沐暑月尤數澣每戒其徒曰人之麗于法豈得已哉飲食卧具必加精潔好誦佛經每因受戮則為之齋素誦佛經一月方止景祐四年京師大疫其妻袁氏薨三日未殮忽然而甦因告家人言見一

白衣人端嚴脩長謂曰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尚未有嗣胡爲來此言未終以手提吾足拋出乃得甦明年生子亨亨生三日有道士丐於慶之門延入既坐謂慶曰君本無嗣今聞嬰兒聲非君兒乎慶以實告道士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今聞嬰兒聲不獨爾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爾善保之慶年八十三一夕無病而卒亨以三班借職終於在藏庫副使有六子洪錡鑄鐸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銳領開封薦洪之子公裕公庠同登霍友端榜

士大夫莫不以爲盛事信乎天祐善人如影響之速
也影響錄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五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六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語人爲事

宋 丞相司馬溫公謂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事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言行錄

夜香告天

宋 叅政趙清獻公日有所爲事夜必露香告於天
其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言行錄

丹陽訟省

宋 劉安民丹陽縣吏也特心公平民有訟未之官而先之安民安民折之曲直各得其當舉自是一縣之訟爲之頓省後二子相繼登科汲官至朝散大夫提承議郎直秘閣遂爲望族

感應篇

陳州事傳

宋 張成憲監陳州糧料院日它邨尉謁告成憲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起一十五人送縣獄具未上尉即出叅白邨守求合兩盜爲一冀人數多可得改秩

守諾其請遂以請之於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
竄易公牘合二爲一付有司煉煨遷就則成憲不敢
也守不能奪後二十年張爲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
茅山夜宿玉晨觀夢至殿庭殿上主者曰陳州事尚
記憶否此中文籍甚明既出見二使者各抱一錦綳
與之曰以此相報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一年轉大
夫直秘閣而卒

揮塵錄

視饑由己

宋

韓琦

字稚圭相
州安陽人

爲兩路安撫使益州路饑公至

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
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可以全活櫟劍門闕而欲東
居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勸誘納粟
後糴六十萬歸於常平公白是錢賑濟之餘非官繕
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下戶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
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饑民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
者之來更生我也後其子忠彥爲丞相嘉彥尚公主

言行錄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六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七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曾生越郡

宋

曾鞏

字子國建
州南豐人

越州爲通判日歲饑度常平不

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疫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穀數總得十五萬碩視常平價口增以予民得從實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米價爲平又出錢糴粟五百萬碩

貸民種糧使隨稅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後為福州
太守初州無職田前政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得
三四十萬及公至曰豈有為太守而與民爭利乎罷
之後歷官齊襄洪明毫滄等州進直龍圖閣遂為史
館修撰試中書舍人卒享高壽以警敏廉明稱

言行錄

富活青州

宋 富文忠公弼

字彥國河南人

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

京東公以為從來拯饑

拯音整

多聚之州縣倉廩不能

供散以粥飯人多餓死死氣薰蒸疾疫隨起公擇所

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流民死者爲大冢以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以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封鄭國公壽八十

言行錄

保全無罪

宋

邵煜

字日華
桂陽人

舉進士爲連州錄事叅軍州將楊

全誣部民十三人爲劫盜欲寘之死煜察其枉不肯
書牘白全願効其實再繫獄按驗得實民由是獲免
全坐廢煜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
也賜錢五萬改右諫議大夫卽命使廣南採訪刑獄
歷淮南江浙荆湖轉運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船及
岸常苦颶風煜鑿內濠通舟及卒廣人懷其惠多泣
者方煜之病朝廷以陳世卿代之世卿南劍人也亦良吏廣
南計口買鹽人以爲害世卿奏免之於是廣人歌曰
邵父陳母除我二苦後世卿官至秘書少監

言行錄
影錄

震懾群偷

宋

魯有開

字元翰濠州譙人也

以父宗道恩授秘書郎知韋

城縣曹濮有劇盜入境聞公爲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碓山縣獨治大性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漑民田數十頃飛蝗不入境富弼謂公有古循吏風薦之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_平十人公曰欲毒人口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決獄乃雨卒年七十有五言行錄

先閱斷案

宋

歐陽文忠公

名修字永叔吉州永豐人

時之大儒每與客談

論不言文章惟言政事張舜民恠而問之公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乃可及國吾昔貶官夷陵方當壯年未厭於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一一披閱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爲有以曲爲直違法循情減親害教無所不有每自嘆曰夷陵口口尚爾如此天下至大固可知也於是仰天誓心自是遇事益加勤謹殆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泰塵三事以此自將人望吾必以爲翰墨致身以吾觀之

實當時誓心一言之報身歿之後今爲神清宮真人
感應篇

後得逃卒

宋

王平

福之候官人也

章聖時爲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驪

單行盜殺諸田間褫

音耻

其衣而去驪逸田傍家收繫

之吏捕得驪指爲殺女子者田旁家認收其驪實不

殺女子平疑之以狀白府守不聽趣令具獄平持益

監守怒曰掾懦耶平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

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不義較其輕重孰爲愈耶守

不能奪後數日河南逃卒至許劾之實殺女子者田
旁家得活平後爲侍御史位雖不顯三子回向問俱
名列國史儒學傳回子文龍有名陰德之報有從來
矣 揮塵錄

兄弟怡怡

宋

黃夢得

字少莊蘇州吳縣人

在蔡州時有大豪陳氏家產

百餘萬占確山信陽軍羅山兩邑兄弟七人其季爲
別宅子父死行錢數千緡以賂上下官吏逐季不以
爲弟凡季可辯以爲翟氏子者皆沒之季訴五年不

得直夢得悉取前後案牘却之獨呼李詰曰君曾娶妻誰為主婚且誰氏乎曰父主婚妻信陽鄭氏也公即取鄭氏始婚書則其父親跡與其諸兄所代書也乃追視之曰孰謂無案籍乎出其不意皆具服即析作七分授之不敢復訟後官累至戶部尚書俄遷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言行錄

神明咄咄

宋

胡宿

字式平常州晉陵人

宣州爲通判日有一囚獄成當

死宿疑之一日衣冠焚香堂上靜坐俄而假寐忽夢

一神告曰殺人者吳姓也既寤急引因細問因乃實對某旦起時見一人已死街中被吳姓目死者婦令執到縣久聞吳與此婦奸不得其實何敢言也命根究殺人者果姓吳因因免死蓋一念靜思之時已足以通於神明矣後宿官至樞密副使太子少師致仕壽七十二言行錄

訊囚非盜

宋

趙普

字則平，
州冀人也。

爲丞相初爲滁州判官太祖與

語奇之時獲盜者百餘人將盡誅之普意其中必有

寃者請更加訊由是多全活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拜
門下同平章事雍熙中拜太保兼侍中兼中書令壽
七十有一子孫貴顯不絕論者以其安天下之功大
是宜有後至於全活寃者亦陰德也

事本傳

獲贓免僧

宋

向敏中

字常之開封人

任西京日有僧暮過村民家求

宿主人不許僧求寢門外車廂間許之夜半見有盜
自牆上扶一婦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懼因夜
亡走荒草間忽墮穴

於表切并無水貌

井則婦人已爲盜殺

在其中矣明旦主人搜之執以詣縣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村店店姬聞其自府來不知爲吏也問曰僧某甲其獄如何吏紿曰昨日已答死矣姬嘆息曰婦人實某村少年某人所殺也吏問安在姬指其舍吏就捕獲之并得其贓僧乃免死一府咸以爲神敏中後大拜四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範密州觀察使傳亮子經生欽聖憲肅皇后敏中累贈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其後子韶子志俱顯炎紹問敏中四世孫也

言行錄

● 訪求奴得

宋 錢若水

字次成河
南新安人

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女奴

逃亡父母訴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
不獲乃劾民父子殺奴棄屍水中民不勝榜楚自誣
服罪皆應死若水獨疑之遂留數日不決密使人訪
求女奴得之遂送於州守乃引以示奴父母皆泣曰
是也富民父子賴以得免守欲論奏若水固辭曰朝
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未幾太宗聞
之自幕職半歲除知制誥二年知樞密事

言行錄

平反官陞

宋

王旦

字子明一云魏州人又云大名華人

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

囚當死求計出之久而不得一夕不寐至五鼓忽然有得急欲趨出時直更者聞空中有聲曰相公出矣吏卒一半皆驚起相向整衣而坐旦出恠而問之卒具以告由是默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爲平反平旦後不十年入西掖官至太尉兼侍中三子雍司封郎官冲左贊善大夫素慶歷諫官以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致仕素諸子輩尤知名云

影響錄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七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八

括蒼友竹葉 留景良 編

後學陳相良弼 註

爲求生路

宋 歐陽觀吉州廬陵人也爲泰州判官嘗夜燭治官事屢

廢而嘆妻鄭氏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可得耳鄭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有與我俱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况嘗求其

死耶爲吏廉而好施及卒子脩年方四歲後爲副樞
密叅大政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觀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崇國公

量移貶所

宋 馬默

單州武城人也

熙寧中知登州沙門島罪人有定

額過數則推先到者入海中默奏曰朝廷既貸其生
矣既溢額即投之海非好生之本意今議溢額乞選
年深自至配所不足過者移登州神宗深然之著爲
定制默時未有嗣一日默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

中見一人如符使狀乘空而來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默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曹符焉默
無子以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汝男女各一人
未幾而子純生默仕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卒年
八十有一純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壽八十豈非
一念之善而獲此報乎

揮塵錄

直囚械繫

宋

蘇東坡

名軾字瞻

外祖程公逸

字仁伯

攝錄事叅

軍眉山縣有得盜蘆葍根者所持刀誤中聲主人尉

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賄口成之太守將錄囚囚坐廡
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謂盜曰汝寃合自
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竟殺盜公坐誅梟囚
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年公晝見盜拜於
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
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
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
紫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軾幼聞此語
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

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元孫功名益盛尉掾子孫
微矣大全集

發粟倉庾

宋 范純仁

字克夫
蘇州人

爲丞相知慶州日餓殍滿路純

仁不俟奏請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時一路荐饑耕
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
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官糴
所收又於臨路市耕牛谷種計口分貸明歲遂大有
年後知齊州州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切

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
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
索官司耳公曰終當如何曰徃徃待其疾斃於獄中
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感然曰法不至死而在位者以
情殺之豈理也哉遂呼出立於庭下戒勵之曰汝等
爲惡爲害不悛在位不欲釋汝懼爲良民害復索官
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
佩服公令遂釋之歡呼而出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
半後爲元□□□□□□夫言行錄

吏懼解綬

宋 向子志

字宣卿
開封人

提點荊湖北路刑獄衛人思之

繪公像建祠於城東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
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千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
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公爲
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
鼓舞公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
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寃咸得伸雪凡歷仕
華真明道衡廣等州專以擊斷豪舉興利除害伸達

寬滯振業矜寡爲務後以本官致仕壽六十有九累
贈太中大夫男澣調官廣西政治亦有聲譽

言行錄

民流貸糧

宋 王某至道初爲譙幕因按逃田時饑而流亡者
數十家王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
廷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簡者以綠
衣叩_音童遺之曰上帝嘉汝有愛民心故以此爲宰
相子後生一男果至宰相

湖山野錄

像繪德報

宋 豫章李後林義山之父修已赴成都通判任時
聞太守欲籍張主簿家產而非其罪到任首以爲言
守曰此事君不須預李□□□□義同休戚守愧
謝從之張簿具啟致禮以謝李歸□□□一毫無所
受時李年四十有九尚未有子張簿□□□□神
前夫婦日夕拜祝願李通判早生好兒既而李遷守
成□□嚴氏有娠李夢張主簿來妻產一子即後林

後登第至□□大夫

江湖紀聞

王判壽長

宋

張文規

字正夫筠州高安人

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

理叅軍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固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走散獨張五抗拒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刼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以下十一人送獄劾以爲強盜殺人煅煉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庾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邈以計不

行恚憤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
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剡奏但以舉楮遷
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
屍成疾遂困勺水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事四體
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爲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
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搬
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爲狂至夜半神氣方定乃言初
病在床聞一人呼曰英州下文字即出觀之有公吏
三四人云攝官人照驗公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

病□□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與登舟頃刻即到英州入城視市井人物歷歷如舊稍□□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餘人將入門□□以衣冠至服之而入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一簾□□敢仰視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粹之去最後方及吾□□內所問乃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須卿至結案貴詳審爾吾因奏曰臣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復生獨不蒙朝廷賞勞去聲敢問其說王

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推賞格當得改合入官
而今但用舉楮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
丞大邑乎吾又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
壽數即聞殿一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與添
一紀吏舉手令出見元追者引登舟即抵岸送者推
出船遂寤時年六十七明年以通直郎致仕至大觀
二年七十八歲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
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
作絞刑又添半紀至至和四年壽八十三歲終

夷堅志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八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九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屬縣空囹

宋

許份

字子大知鄂州

政尚寬厚務爲勸戒而人盡其情

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在鎮四年一

路獄空者八十縣隣路饑荒兄係道詔公賑濟公置

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鳴鼓給食率三日一詣問饑

飽而勞

去聲

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饑民二萬六千九百

有奇音出禱雨暘歸必易蓋一日湍河暴漲水幾冒
城郭危甚閉土門捍之公登城焚香移文水神河一
夕復故道郡有百花洲其西圃畦種蔬公拔蔬建堂
榜以洲名與民同樂其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
召父杜母立祠於堂後兩知楊州除龍圖閣直學士
紹興初以壽終言行錄

同庚懷德

宋 尚霖徽宗時爲巫山令尉李鑄卒霖割俸送其
母及函骨歸河東且爲嫁其女於仕族一夕夢尉如

生時拜且謝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力請於帝今得爲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抵荆渚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粟米送焉因以合名及長上聲敦厚仁孝官至大理丞感應篇

感令如父

宋 高世史

開封人也

廉恕自持知京兆樊川縣靖康口

勤王隨軍口辦高宗即位經畧使唐其姓者差往南京邀車駕世史方行至翠瀆兵旁午嘗與僕從止逆

旅舍至暮爲清兵所圍忽一兵排闥手劍瞪視久之
曰公非前宰樊川高君乎世史頷之則驚失曰我等
皆樊川人感縣令惠養恩至今叱其徒皆倒戈敬曰
吾父也戒勿犯退具壺漿明旦遣卒數百扈出境後
知衡州視民如傷補發累政上供爲石者二十萬爲
錢者十三萬而民不知閱一歲斷死刑纔二人以兩
久遍謁諸祠禱晴其夕談笑而逝吏民哭之哀立祠
祭祀歲久不絕後九子九孫皆顯仕路蓋厚報也

蔡民非賊

宋

陳幾道

開封東平人也

爲汀州司理寧化有盜六人持

畚刀夜刈人禾田主逐之五人逸去其一獨留且殺

主人縣官全獲以爲六人皆強盜也獄具將就誅陳

曰持刀竊禾意不在殺也畏主人而去與獨留而殺

者異矣安可無首從而用刑耶由是五人皆原守臣

上其事於朝轉牒蘇錄事後仕宦三十年享壽七十

有子四人曰識誠謚皆力學從義方訓楊杰銘其

墓曰治獄陰德可貽後昆斯言不欺當高其門

神仙錄

處女弗犯

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二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封鎖置於別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所願但願死時無病便是好了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無疾而卒諸子皆官孰謂作如是口口無厚報者乎

感應篇

小吏亦爲

宋 李之純凡三任成都漕仁民愛物蜀人安之按
察之餘尤留意於掩骼埋胔小吏徐熙本省人頗知
爲善之純專以委之熙亦身任其責一日市西金花
街百姓王彬者以病入冥司見朱紫數官坐廳召熙
前曰適天符下李之純以葬枯骨有功更與知成都
一任汝以主行文字有功賜汝一子及第汝爲人淳
慤人必汝信歸可宣言庶皆知勸三年李之純果加
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徐熙有子名適亦於其年李

常寧榜登第

江湖紀聞

薦剡不燎

宋 鄭戾爲吉州太和丞度寇聚擾郡邑丞相朱勝
非自九江移治廬陵戾薦副將楊勅使立功贖罪朱
納之遂破賊奏凱感戾之恩縛男子二十衣赭以緋
衣遣卒部詣戾所使其作親獲徵賞戾驗之平民也
解縱之戾自有他功可遷秩既列上吏部□□□
沮經年未完適六部大火案牘皆空戾時爲蕭山丞
忽見寨卒携文書數幅來言隔江望臨安火有大風
飄此落沙洲上往就視之見公姓名敢以獻取而閱

之乃吏部甲庫案行遣賞典也持以白縣縣白之府
府爲申送省部遂獲進秩一階人以爲不殺一十男
子之報

夷堅志

畫像生祠

宋 羅棐恭紹興中爲道州僉幕朝旨命鞠邵州張
巨駟獄初巨駟爲仇家誣與賊通獄吏楊錫得賂力
主仇家遂起大獄連坐者三百餘人庾死者六七十
人黥而流者二十八人沒入資者十八家棐恭具得
其實錫不得隱即首服棐恭正其罪由是黥而流者

返没入者給還民得直者皆畫像祠焉後累遷至武

岡軍守乾道丙戌端坐而逝

墓誌

脅從免刑

宋

陳皓

潯州石城人也

建炎初寧都惡少李敦仁謀亂侵

軼石城皓與□□巡檢劉僅共破之僅貪虐一時脅

從者以喜怒生殺之皓從容諫止獲免者數萬人平

日仇怨深者尤當營救之人服其長厚僉謂陰德在

人後必有顯者皓二子敏觀察使南康郡開國公球

御前武鋒□統制孫男十一人孝傳以軍功自奮餘

皆世賞皓累贈至武翼大夫

墓誌

全活有慶

宋

李超

冀州人也

爲禁卒從大將潘美爲掌刑刀美嗜

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人以爲有陰德其子濬

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濬二子昭述翰林侍讀

學士昭邁天章閣待制

事畧

枯骨叩恩

宋 陳向元豐間爲開封府界使者嘗行部宿陳留

佛寺夜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視之四望積骸

蔽野皆貧無葬者委骨於此向測然哀之即具所見
聞奏請斥官地數頃葬之即日報可仍命總其事凡
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爲坎皆溝洫十五爲曹序有
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爲佛寺歲令寺僧之徒
一人掌其籍向後至員外郎元祐初出爲江西運副
徙知楚州以壽終

言行錄

劉禹錫云有崔承元者因官治一死罪囚出活之囚
後數年以病自致死一旦崔爲內障所苦喪明逾年
後半夜嘆息獨坐時聞階際間悉窣之聲崔問爲誰

曰是昔所蒙活者因今故報恩至此遂以羊肝丸方告訖而沒崔依此合服不數月眼復明因傳此方於世羊肝丸方黃連末一大兩白羊子肝一具去膜同於砂盆內研令極細衆手撚爲丸如梧桐子每服以煖漿水吞二七枚連作五劑瘥但是諸眼目疾及障翳青盲皆治之禁食猪肉及冷水

出經史本草

生民倚命

宋 虞琪

字齊年隆州人

漕夔路者一漕潼川者再於蜀民

有生死骨肉之恩當他道鞭索聚斂牛馬其入之日

蜀民猶晏然倚之爲大司命紹興丁卯六月無疾含笑而逝琪平生陰隲及人者多丞相虞公允文乃其子也

言行錄

又仙并監蘭池鄉民鮮述因病恍惚見三黃衣吏持檄追之送死見一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曰有故人在勿憂曰誰耶曰虞太博令判更生道明日爲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有王者冕旒坐其上謂述曰爲我語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號語畢有白光騰上

室宇赫然述出至大樓閣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
大慈大悲更生如來才出門即甦時紹興十八年
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
祥日也虞公生平不讀佛書但方軍興時諸道以
聚斂爲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紹興十七年
六月二十七日微疾惡几不言忽曰古佛俱來吾
亦歸矣子允文傍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爲佛有何
不可遂含笑而逝及述事傳公成佛之事益顯更

生佛名見大涅槃經

夷堅志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九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十

括蒼友竹葉 留景良 編

後學陳相良弼 註

私財惠下

宋吉州太守史彌忠以大旱委官下八邑覆實減放苗額十八萬奏聞時其堂弟衛王史彌遠當國不準止放三分彌忠遂以已俸及私財代償百姓德之任滿不復仕其後長子嵩之至丞相次子歸之湖北憲三子岩之公江制置四子堯之知饒州再知寶慶

府九孫皆食祿貴顯彌忠晚年與齊魏國太夫人康
健就養並享高壽而終

天聖志

孤女蒙恩

宋 趙仁美

元水人也

授蒲城令素曉星命自謂官不過

邑長壽不過六十有日者謁之亦如其言將遣女先
覓得一女僕一日命其掃庭忽擁篲而泣令問其故
對曰某姓王父名德麟嘗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
思父母不覺涕下仁美因愴然曰何至是女曰某生
不辰兵革亂離被人掠賣一至於此仁美白妻輟嫁

女奩具先嫁之忽一日先謁日者至大駭曰昨覩君
官盡命將殂今日覩君祿壽未可量也豈政有異能
雪冤濫獲足報乎仁美曰某粗守法固無出死人生
之事謁者曰請細籌之趙因話嫁女僕事答曰只此
是矣更何求焉因再賀曰此去壽祿未可量也

按神記

貢為減額

宋王居正知婺州貢羅歲計萬疋崇寧後希進者
增其數以市恩遂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
二萬八千著為定制閱四歲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貢

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大臣方持其議督促郵傳旁午公置其檄不行掾史震懷交謁更諫公曰吾願身坐之以累諸君呼史爲文書付曹曰即有譴諸君盍以此自解公復手疏五不可以奏上感悟亟如公請免符下里輸戶懽懽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道出婺女一郡之人至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免二十萬緡又運司移文州供御爐炭下其式庸理必胡桃鷄鵠公報曰炭之限期則諾彼民以炭爲業者率

居深山安知所謂胡桃紋鵲色耶上方躬簡儉以
新風俗臣下欲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為上語
之上曰朕服膳未嘗問精粗况耐火取溫暖而已豈
敢較炭之文色後官至兵部侍郎言行錄

遺不到門

宋 周嗣武宰吉州永新有豪姓素與吏輩為囊橐
每邑宰至即啗以土物往往為所持公不絕其禮謁
有以物嘗試者公即取通信吏痛懲之豪姓戢服民
情始通一邑大治又先為臨川丞日受納苗米有事

例錢公亦不以歸己又始爲興國軍司法有姪誣叔
攘家財之獄歷歲不決公一詰之遂得直守愧謝一
縣之獄遂平後累官至戶部侍郎致仕以壽終遺表
贈四官大中大夫言行錄

蝗自出境

宋 劉敞

袁州臨江人也

守鄆州鄆比易守政事不治訟或

累月不決敞至撥遣簿書細務決平獄訟不數日則

已無事月餘境內盜賊屏

音

息道不拾遺先是西路

久旱麥不登尤多蝗蟲蔽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

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言行錄

蜂免歸御

崇寧間會稽陸公傳爲宣城太守有司責歲貢蜂兒
峻甚公上章曰蜂兒未孕毓音之物不足以供御願
賜停罷以廣陛下好生之德詔許停罷一年公嚴行
禁止採蜂人戶犯者痛懲管下遵守甚力公一再歲
夏夜感瀉疾內逼忽至溷門外蜂陣遮障喧飛殆不
可入即呼守宿者以火視之有巨蛇卧於溷門之內
張吻厠上咸皆驚異嗚呼蜂之微物亦能報恩可以

人而不如物乎 戒殺事類

授道賜號

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竟遇鍾離
先生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徽廟嘗召至賜號洞
微先生 感應篇

昇元有據

王昌遇本潼州一推司亦以不敢棄法受賂竟為上
帝收錄白日上昇今為保和真人 感應篇

修垣拯溺

宋 方蒙元祐中爲侍御史時汴水湍急失足者隨
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牆爲限往來久而傾圯蒙
建言乞修短垣其疏畧曰臣聞爲治先務在求民疾
苦與之防患去害至於一夫口口若已推而納之溝
中汴流迅急墮者不救頃年並流築短牆爲之限界
今牆隳岸狹近有馳馬逼墮河者果於隳圯之處欲
望降旨京城沿汴兩岸下至泗州並流修牆以防人
跌馬驚之患使天下皆知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亦
聖時之仁術也朝廷從之蒙三子元修元若元迪皆

有聲於宣政間世以爲陰德之感 祥慶錄

敲死自誣

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遠捕居民及局吏繫獄未論報聞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爲民耳子充遂自誣服坐是罷職吏民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肅容坐定門外雪交下童子掃雪於庭翁頗不樂意謂妻以女本爲門戶計既失官缺前望殊不爲禮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爲何祥也惟子

充至在雨雪中其他絕無賓客姑留宿然後歸子充
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子充之如京師也寓
一班直家其妻一日携一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
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遂中_去詞科官
至宰相封益國公豈非一念之善而獲如是之報歟
言行錄

鄉薦無忝

宋 黃鏞景定甲子以建安書院山長充泉州解試
官校文日有一卷為之點落忽假寐夢一姬拜於案

前哀告謂其孫今歲應試鄉舉妻爲城隍司進至看
護該卷適爲侍郎點落妻已爲携在案上矣乞爲陶
鑄夢覺則所點之卷已果在案細視復點之夜夢姬
告如初且言其夫昨爲州司推款吏嘗治二罪囚有
此陰功故吾孫當預鄉薦侍郎逆天可乎早起釣後
兩場則論果可取因取充數及揭曉後視之則論亦
卑哉無甚高也影寧錄

廟食有餘

運使劉應龍平生仕官以廉潔著至元丁丑八月間

無病而死其夕龍興路奉新縣威古大王殿廟祝夢
儀仗迎新王至熟視之則劉公也豈非公廉而死爲
神乎

江湖紀聞

道理最大

宋太祖問趙韓王普曰世間何物最大普對曰道
理最大

言行錄

爲善最樂

漢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蒼對曰爲
善最樂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十